

紅樓夢

翻印可以

版七廿月三年四二

點 標 式 新

紅樓夢

冊六裝洋

定價三元八角

標 點 者 何 銘

校閱者何銘

社書化文新 者刷印

路馬四海上

新文化書社 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新式標點各種舊小說

彭公案	濟公全傳	施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緣	譚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寇志	紅樓夢	紅樓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說唐全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遊記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六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定價三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八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八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

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驚幽魂 散花寺神籤占異兆

却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李妝奩事的一千人。那天已有黃昏以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瞧瞧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頭裏一個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窗下，聽見裏頭有人喊喊喳喳的，又似笑，又似哭，又似議論什麼的。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妝做無心的樣子，細細的打聽着，用語套出原委來。

小紅答應着去了，鳳姐只帶着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關，只虛虛的掩着，於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忽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唰喇喇的作響，枝梢上吱吱嘍嘍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

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起來。那豐兒也把頭一縮，說：『好冷呀！』鳳姐也撐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娘那裏等着。』豐兒巴不得一聲，也要回去穿衣裳來答應了一聲，回頭就跑了。

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拂拂味味，似有開喚之聲，不覺毛髮森然豎了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油的一個東西，在後頭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姐嚇的魂不附體，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卻是一隻大狗。那狗掉頭回身，拖着一個掃帚尾巴，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猶向

鳳姐兒此時心跳神移，急急的向秋爽齋來。已將來至門口，方轉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鳳姐心中疑惑，心裏想着必是那一房的丫頭，便問：「是誰？」問了兩聲，並沒有人出來，已經嚇得神魂飄蕩，恍恍惚惚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嬌娘，連我也認不得了！」鳳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這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裏的媳婦來。只見婦人又說道：「嬌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鳳姐聽說，低頭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嬌娘那時怎樣疼我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

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前妻秦氏，便說道：「噯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到這裏來了呢？」卒了一口，方轉回身，脚下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交，猶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心中卻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影綽綽的來了。鳳姐恐怕落入褒貶，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紅過來攙扶。鳳姐道：「我纔到那裏，他們都睡了，咱們回去罷。」一面說，一面帶了兩個丫頭急急忙忙回到家中。

賈璉已回來了，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去打聽事務。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開看第一件是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了一起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有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普，口稱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第二件是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陵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一家人，命三口事，兇犯姓時名福，口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賈璉看見這

兩件事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待要看第三件，又恐遲了，不能見裴世安來的面，因此急急的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騎馬走了。平兒在房內收拾換下的衣服。

此時鳳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裏我聽着奶奶沒睡什麼覺，我這會子替奶奶捶着，好生打個盹兒罷。」鳳姐半日不言語，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輕的捶着。纔捶了幾拳，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鳳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底是怎麼着？姐兒哭了，你到底拍着他些，你也忒好睡了！」

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聽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沒好氣，只得很命拍了幾下，口裏嘟嘟囔囔的罵道：「真的小短命鬼兒，放着屍不挺，三更半夜，號你娘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了。鳳姐聽見說：「了不得！你聽聽，他該挫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的養漢婆娘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把姐姐抱過來。」平兒笑道：「奶奶別生氣，他那裏敢挫磨姐兒？只怕是不隄防，錯碰了一下子，也是有的。這會子打他幾下子不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裏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打人。」

鳳姐聽了，半日不言語，長嘆一聲，說道：「你瞧瞧，這會子不是我七旺八旺的呢？明兒要是我死了，剩下這小孽障，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兒笑道：「奶奶，這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鳳姐冷笑道：「你那裏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雖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吃沒的也吃了，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算賭盡了，強也算爭足了，就是「壽」字兒頭上的缺一點兒，也罷了！」平兒聽說，由不得滾下淚來，鳳姐笑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們只有歡喜的，你們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省得我，是你們眼裏的刺是的。只有一件，你們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聽說這話，越發哭的淚人是

的鳳姐笑道：『別扯你娘的臊了！那裏就死了呢？哭的那麼痛！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聽說，連忙止住哭道：『奶奶說得這麼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搥，半日不言語。

鳳姐又朦朧睡去。平兒方下來說要去，只聽外面脚步響。誰知賈璉去遲了，那裘世安已經上朝去了，不過面回心中，正沒好氣進來，就問平兒道：『那些人還沒起來麼？』平兒回說：『沒有呢。』賈璉一路撻籐子進來，冷笑道：『好好這會子還都不起來，安心打描台打撒手兒！』一疊聲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一碗茶來。原來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不打諒這會子回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溫過的拿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嘩郎一聲，摔了個粉碎。

鳳姐驚醒，嚇了一身冷汗，噁呀一聲，睜開眼，只見賈璉氣狠狠的坐在傍邊，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鳳姐道：『你怎麼就回來了？』問了一聲，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問一聲。賈璉喝道：『你不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麼？』鳳姐笑道：『這又是何苦來呢？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問你一聲，也沒什麼生氣的。』賈璉又喝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鳳姐笑道：『沒有遇見，少不得耐煩些，明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賈璉喝道：『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飯，替人家趕獐子！』呢！我這裏一大堆的事，沒個動秤兒的，沒來由爲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正經呢？那有事的人還在家受用，死活不知，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一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

鳳姐聽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證，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就得耐煩些，少不得替人家辦辦——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爲難的事，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賈璉道：『你可說麼？你明兒倒也問問他！』鳳姐詫異道：『問誰？』賈

連道：「問誰問你哥哥？」鳳姐道：「是他麼？」賈連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鳳姐忙問道：「他又有什麼事，叫你替他跑？」賈連道：「你還在場子裏呢。」鳳姐道：「真真這就奇了，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賈連道：「你怎麼能知道呢？這個事，連太太和姨太太都不知道呢。頭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則你身上又常鬧不好，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不叫裏頭知道的。說起來，真真令人惱你，今兒不問我，我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鳳姐道：「叫他什麼？」賈連道：「叫他甚麼？」

鳳姐撲嗤的一笑：「他可不叫王仁，叫什麼呢？」賈連道：「你打諒那個王仁麼？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那個『忘仁』？」鳳姐道：「這是什麼人，這麼刻薄嘴兒糟蹋人？」賈連道：「並不是糟蹋他。今兒索性告訴你，你也可以知道你那哥哥的好處。你可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麼？」鳳姐想了一想道：「噯呀，可是呀！我還忘了問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麼？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前日老爺陞了，二叔那邊送過戲來，我還偷偷兒的說：『二叔爲人最是苛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裏還『烏眼雞』，是的，不麼？』」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瞧他是個兄弟，他還出了一頭兒攪了個事兒麼？」所以那一天說趕他的生日，咱們還他一班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早就做生日，也不知是什麼意思。」賈連道：「你還作夢呢！他一到京，接了大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弔。他怕咱們知道攔他，所以沒告訴咱們，弄了好幾千銀子。後來二舅嚷着他，說他不該一網打盡，他吃不住了，變了個法兒，就指着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個網，想着再弄幾個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親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麼丟臉。你知道我起早爲什麼？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參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本員已故，應着落其弟王子勝、姪王仁賠補。爺兒兩個急

了，找了我給他們托人情。我見他們嚇的那麼個樣兒；再者，又關係太太和你，我纔應了。想着我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裘替他辦，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裏頭去了！我自起來跑了一趟，他們家裏還在那裏定戲擺酒，你說說！叫人生氣不生氣！

鳳姐聽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好強護短，聽見賈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再者，這件死的大太爺活了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我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省的帶累別人受氣，背地裏罵我。」說着，眼淚早流下來，撇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賈璉道：「你到不用這麼着。是你哥哥不是人，我並沒說你呀。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來了，他們還睡覺。咱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做好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思啊！」

鳳姐聽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有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在心裏的辦辦，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爲我，就是太太聽見也歡喜。」賈璉道：「是了，知道了。」大蘿蔔還用尿澆。」平兒道：「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裏的邪火，拿着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算替爺爭殼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奶當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又鬧會着好幾層兒呢？就是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到底是奴才呀。奶奶跟前儘着身子累的成了一個病包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

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裏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便笑道：「殺了！算了罷！他

一個人就發使的了，不用你幫着！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們就清淨了！」鳳姐道：「你也別說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不死，我還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說着，又哭起來。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已大亮，日影橫窗，賈璉也不便再說，站起來出去了。

鳳姐自己起來，正在梳洗，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丫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問二奶奶今日過舅太爺那邊去不去？要去，說叫二奶奶同着寶二奶奶一路去呢！」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氣，恨娘家不給爭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也實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太太去。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寶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丫頭答應着回去，覆了，不在話下。

且說鳳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雖然自己不去，也該帶個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媳婦，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於是見過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來到了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兩個眼睛，默默的看寶釵梳頭。鳳姐站在門口，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鳳姐纔笑嘻嘻的坐下。寶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瞧着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聲兒！」麝月笑着道：「二奶奶頭裏進來，就擺手兒不叫言語呢！」鳳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什麼呢？沒見這麼大人了，還是這麼小孩子氣的人家，各自梳頭，你爬在旁邊看什麼？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裏，還看不發，也不怕丫頭們笑話！」說着，嗤的一笑，又蹶着他啞嘴兒——

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還不理會，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通紅，又不好聽着，又不好說什麼。只見襲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訕着自己遞了一袋煙。鳳姐兒笑着站起來，接了道：「二妹妹，你別管我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寶玉一面也搭訕着，找這個，弄那個。鳳姐道：「你先去罷，那裏有個爺們等着奶奶們一塊兒走的理。」

呢？寶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給的那件『雀金呢』好。」鳳姐因嘔他道：「你爲什麼不穿？」寶玉道：「穿着太早了。」

鳳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虧寶釵也和王家是內親，就是那些丫頭們跟前，已經不好意思了。襲人卻接着說道：「二奶奶還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鳳姐道：「這是什麼緣故？」襲人道：「告訴二奶奶，真是我們這位爺的行事都是天外飛來的！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辰，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時候還有晴雯妹妹呢，聽見說病着，整給他補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纔沒瞧出來呢。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披，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了，說了總不穿了，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

鳳姐不等說完，便道：「他提晴雯，可憐了兒的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就只嘴頭兒利害些。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裏的謠言，活活兒的把個小爺兒要了，還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見廚房裏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子叫什麼五兒，那丫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個影兒似的。我心裏要叫他進來，後來我問他媽，他媽說是很願意，我想着寶二爺屋裏的小紅跟了我，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平兒說：『太太那一天說了，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裏呢。』我所以也就攔下了。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如我就叫他進來——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要想着晴雯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寶玉本要走，聽這些話已厭了。襲人道：「爲什麼不願意？早就弄了來的，只是因爲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鳳姐道：「那麼着，我明目就叫他進來。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寶玉聽了，喜不自勝，纔走到賈母那邊去了。這裏寶釵穿衣服，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般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好不傷心，坐不住，他起

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到太太屋裏去罷。』笑着出了房門，一同來見賈母。寶玉正在那裏回賈母往舅舅家去。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纔好些。』寶玉答應着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幾句，不知什麼。寶釵笑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催着去了。

這裏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只見秋紋進來傳說：『二爺打發焙茗轉來說，請二奶奶。』寶釵說道：『他又忘了甚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丫頭問了焙茗，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儘在風地裏站着。』說的賈母、鳳姐並地下站着的衆老婆子，頭都笑了。寶釵飛紅了臉，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個糊塗東西，這也值得這樣慌慌張張跑了來說。』秋紋也笑着回去，叫小丫頭去罵焙茗。那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頭說道：『二爺把我巴巴的叫下馬來，叫回來說的，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罵我了。這會子說了，他們又罵我。』

那丫頭笑着跑回來說了，賈母向寶釵道：『你去罷，省的他這麼記掛。』說的寶釵站不住，纔走了；又被鳳姐嘔他頑笑，正不好意思，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給賈母請安。見過了鳳姐，坐着吃茶。賈母因問道：『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幾日廟中作好事，有幾位誥命夫人不時去廟裏起坐，所以沒得空兒來。今日特來回老祖宗，明日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高興，我也去隨喜隨喜。』賈母便問：『做什麼好事？』大了道：『前月爲王大人府裏不乾淨，見神見鬼的，偏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裏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個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甯，亡者昇天，生者獲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安。』

卻說鳳姐素日最厭惡這些事的，自從昨夜見鬼，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不覺

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便問大了道：『這散花菩薩是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大了見問，便知他有些信意，便說道：『奶奶今日問我，讓我告訴奶奶知道。這個散花菩薩，來歷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國中，父母打柴爲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橫四目，身長三尺，兩手拖地。父母說：『這是妖精。』便棄在冰山之後了。誰知道山上有一個得道的老獼猴出來打食，看見菩薩頂上白氣冲天，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會談，與獼猴天天談道參禪。這時天花散漫，香雨繽紛，至一千年後飛昇了。至今山上猶見談經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因此世人纔蓋了廟，塑了像供奉。』鳳姐道：『這有什麼憑據呢？』大了道：『奶奶又來搬駁了。一個佛爺，可有什麼憑據呢？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了。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人多被他哄了？不說奶奶試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絕，也到底是祝國佑民，有些靈驗，人纔信服。』

鳳姐聽來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麼，我明日去試試。你廟裏可有籤？我去求一籤。我心裏的事，籤上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日奶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賈母道：『既這麼着，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說着，大家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裏去請了安，回去不提。

這裏鳳姐勉強扎掙着，到了初一日清晨，令人預備了車馬，帶着平兒並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衆姑子接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一乘虔誠，磕了頭，舉起籤筒，默默的將他見鬼之事，並且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纔搖了三下，只聽喇的一聲，筒中擲出一枝籤來。於是叩頭拾起一看，只見上寫：『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大了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面寫着：『王熙鳳衣錦歸鄉。』鳳姐一見這幾個字，吃一大驚，便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

博古的，難道「漢朝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旁笑道：「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的，我們還告訴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鳳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說着，又瞧底下的，寫道是——

「去國離家二十年，於今衣錦返家園。」

蜂採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

行人至，晉信遲，認宜和，婚再議。」

看完了，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這一籤，可得很！奶奶自幼在這裏長大，何曾回南京去了？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還家，奶奶可不是「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個籤，經交與丫頭。鳳姐也半信半疑的，大了擺了齋來，鳳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給了香銀，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鳳姐回至家中，見了賈母、王夫人等，問起籤來，命人一解，都歡喜非常，道：「或者老爺果有此心，咱們走一趟也好。」鳳姐兒見人人這麼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

卻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醒來不見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寶玉問道：「那裏去了，這半日不見？」寶釵笑道：「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寶玉聽說，便問是怎麼樣的。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說好的，據我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裏頭還有原故，後來再聽罷了。」寶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兒你又偏生看出原故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麼別的解說？」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丫頭過來請二奶奶，寶釵立刻過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侵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只得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開導開導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個也很合得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妹要出門，哭的了不得，你也該勸勸他。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你還心地明白些，諸事也別說，只管看着，不肯得罪人，將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

寶釵答應着。王夫人又說道：「還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日帶了柳家媳婦的丫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裏。」寶釵道：「今日平兒帶過來，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呀，你二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很安頓的，起先爲寶玉屋裏的丫頭狐狸似的，我攆了幾個，那時候你也知道，不然，你怎麼搬回家去了呢？如今有你自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裏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寶釵答應了，又說了幾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邊，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

次日探春將要起身，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便將綱常大體的話說的寶玉低頭不語，後來轉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衆人，竟上轎登程，水舟陸車而去。

先前衆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釵在家住着，園中人少，況且天氣寒冷，李紈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搬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

今探春一去，寶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幾家看園的人住着。

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年在園裏開通寧府的那個便門裏走過去。覺得淒涼滿目，臺榭依然，女牆一帶，都如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扎掙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的發燒猶可，夜裏身熱異常，便謔語綿綿。賈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傳經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謔話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即可安身。

尤氏服了兩劑，並不消減，更加發起狂來。賈珍着急，便叫賈蓉去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幾位來瞧瞧。』賈蓉回道：『前日這位太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爲的是前日母親從西府去回來，是穿着園子裏走來家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燒，別擰着邪了罷。外頭有個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靈，不如請他來占個卦占的有影兒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大夫來。』

賈珍聽了，即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道：『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麼事？』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淨水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裏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搖着卦筒，口裏念道：『伏以太極南儀，網經交感，圖書出而變化，無窮神聖，作而誠求，必應。茲有信官賈某，爲因母病，虔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着，將筒的錢倒在盤內，說：『有靈的頭一爻就是交。』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說是單。第三爻又是交，檢起錢來，嘴裏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來，是單拆單。

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說道：「請坐請坐，讓我來細細的看看。這個卦乃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財，悔氣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爲母問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還好，還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倒是剋鬼的。且況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則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變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礙，就是木身世鬼，比劫過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說完了，便撇着鬍子坐着。

賈蓉起先聽他搗鬼，心裏忍不住要笑；聽他講的卦理明白，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麼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變水相剋，必是寒火凝結，若要斷得清楚，揲蓍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纔斷得准。」賈蓉道：「先生都高明的麼？」毛半仙道：「知道些。」賈蓉便要請教，報了一個時辰，毛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算去，是戌上白虎。『這課叫做「魄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凶將，乘旺象氣受制，便不能爲害；如今乘着死神死殺，乃時令凶氣，則爲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消散，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魄，憂患相仍，病多喪死，訟有憂驚。按象有日暮虎臨，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內說：「凡占此課，定是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嚮。」如今尊駕爲大人而占，正合着虎在陽憂男，在陰憂女。此課十分凶險呢！」

賈蓉沒有聽完，嚇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得很是，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礙麼？」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頭，又咕嚕了一會子，便道：「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已上有貴神救解，謂之「魄化神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

賈蓉奉上卦金，送了出門，回稟賈珍，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爲撞着什麼伏屍白虎。賈珍道：「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裏走回來的，可不是那裏撞着的？你還記得你二孀娘到園裏去，回來就病了他道：『沒有見甚麼，後來那些丫頭、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眼睛有燈籠大會說話，把他二奶奶趕了回來，嚇出一場病來。』」賈蓉道：「怎麼不記得？我還聽見寶叔家的焙茗說晴雯是做了園裏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裏有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裏遊了，得個裏人多陽氣重，常常往往不打緊，如今冷落的時候，母親打那裏走，不知踢了什麼花兒呢？不然，就是撞着那一個，那卦也還是准的。」賈珍道：「到底說有妨礙沒有呢？」賈蓉道：「據他說，到了戌日就好了。只願早兩天好，或過兩天纔好。」賈珍道：「這又是什麼意思？」賈蓉道：「那先生若是這樣准，恐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

正說着，裏頭喊說：「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裏去。」丫頭們都按捺他不住。賈珍等進去安慰定了，只聽尤氏嘴裏亂說：「穿紅的來叫我穿綠的來趕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賈珍使命人買些紙錢，送到園裏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戌日，也就漸漸的好起來。

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嚇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菓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甚至日裏也是約伴持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賈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輕則到園化紙許願，重則釀星拜斗。賈珍方好，賈蓉等相繼而病。如此接連數月，鬧得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妖，園中出息一概全蠲，各房月錢重新添起，反弄得榮府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個個要離此處，每每造言生事，便將花妖樹怪編派起來，各要搬出。府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瑤臺館瑤臺，皆爲禽獸所棲。